

编者按:

几十年前的冬天是难以忘怀的,下雪、结冰,天寒地冻。当时,除了穿上厚厚的衣服外,人们用上各种驱寒的器具,有火盆、火炉,我们赣南还有石火笼、篾火笼、铜炉、烘箱等等。在器具里点燃火屎或木炭,滚烫的热气给人们传递着丝丝暖意。虽然时代变了,现在都用上了取暖器,北方有暖气,南方有空调,然而这些简单的取暖器具,仍在我们的记忆中泛起一阵阵温馨。



火盆

编者的话:

时光的隧道,总是将人们送往成熟与老成。回首往事,每个人都有难忘的记忆。它们有的像针头线脑,随便丢弃在记忆的某个角落;有的像贵重的物品,被人们珍藏在心灵的橱柜中……

下几期《城事·记忆》,我们将继续与您聊往事,我们将陆续推出学生时代、上老年大学、记忆里的锁等话题。说出您的故事,让我们一起分享……

您可以通过写信、电子邮件的方式与我们联系。真诚地期待您的参与! 通信地址:赣州市八一四大道60号 邮箱:gzyangxian@163.com

# 冬天取暖的回忆

## 烤火琐忆

□杨遵贤

几十年前的冬天是很冷的。为了抵御寒冷,除了晒太阳外,我们有许多种烤火的形式和用具。

最常用的是石火笼,它是窑里出产的陶瓷产品,面上涂了一层酱色釉,油光发亮。上头有个抓手。天冷的早上,母亲怕我们兄妹冻着,就在做饭时,用火铲从灶里铲出通红的火屎倒进石火笼里,为了保温,有时也装入一些砵糠,上面再盖上灶灰。我们便各自提了石火笼取暖去了。并不富裕的家庭,全家只有一个石火笼,因此,几个孩子只有围坐一起,每个人只能伸出一个手搭在石火笼上。

我们经常在外面玩,有时不小心弄湿了鞋子、袜子,就会拿到石火笼上去烤。有一次,我在石火笼上烤一双湿袜子,人却在外面疯玩,谁知没放好,一只袜子掉进火笼里,当母亲闻到一股焦味,才发现我的袜子已烧了半截。为此,母亲还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。

我们家还用过一种篾火笼,分大小两种,都是用竹篾编织而成,里面放一个钵头,火屎或木炭就装在钵头里。小篾火笼只有一个竹提手,很轻便,经常可见一些老人家提在手上或是用长衣遮了,悠闲地上街或走家串户。由于它的小巧,晚上还可以烘床。

大篾火笼比小篾火笼大得多,半米高,下半部围着细篾,上半部全是交叉的宽篾条,很像北京奥运会场馆的“鸟巢”。由于其体积大,装的火种也多,因此保存热量也久,一直可到翌日天亮。大篾火笼上还配有一双形似筷子的火插,用它可以将灰里仍未熄灭的火种挑热。两根火插用一条铁丝连着,尖尖的,挂在大篾火笼上。大人要经常看稳,以防小孩拿去玩而出事。有一年隆冬,我们兄妹都不在家,正在厨下做饭的母亲突然听到厅堂里一声哭喊。进门一看,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孩子才宝,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进来的,只见一根火插插进了他的一个鼻孔里,双手乱划,拼命大哭。母亲

眼疾手快,立即上前将火插拔了出来,然后用一种形似蜡烛的絮状草药止住了孩子从鼻孔里流出的浓血。

那时,晚上还更冷,母亲除了给我们准备好小篾火笼外,还有一种烘箱子。构造与其他火笼一样,外壳是一个高半尺、长宽近一尺的木箱。里面放一个钵头,装上炭火,我们便把它放入被窝里。母亲还会再三叮嘱,如果太热了,就要拿出来,以免发生火灾。

听母亲说,原先我们家还有一只铜火炉,性能很好,可惜在那个年代被造反派当作“四旧”被抄走了。

在寒冷的冬天,我还享受过野外烤火的野趣。那是我们去山里砍柴的日子,我们一伙孩子,天未亮便行进在乡间的路上,在黑漆漆的旷野,北风呼呼地刮来,我们身子被冻得发抖,牙齿也格格作响。不知是谁提议,我们找来了枯树枝和败叶,划亮火柴,一堆熊熊大火便升腾起来。我们围坐着,将几乎冻僵的手伸出,霎时,手脚活络起来,全身如同畅流过一股炽热的暖流。

那年,我下放农村,担任了大队完小的民办老师。学校里没有火笼,再则,老师用火笼也不雅观。一到冬天,我们就用火盆烤火驱寒。火盆形似一只浅铁锅,放在一只正方形的木架上,放入木炭,火势灼灼逼人。当时,我们老师住校,每人一个房间,睡的是木板床,每到晚上睡前,我就要将剩有余热的火盆放进床底下。然后,撤亮灯,习惯性地拿出一本书来品读,自得其乐,此时,整张床、整个房间充满了暖意。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,有书读、有火烤,真乃人生一件幸事。几十年过去了,尽管今天许多家庭都有了取暖器、保温袋,我仍然怀念那时冬天烤炭火的情景。如今,全球变暖,一年中难得有几个冷天。我多么希望地球变冷下来,我宁可再在寒冷的冬天里冻得脚指生痛,牙根打抖,哪怕再去用那简陋的石火笼、篾火笼、火盆、篝

## 火炉、火盆边的温暖

□洪中

冬天,冷,很冷,所以,家家户户赖以取暖的就是火盆和火炉了。冬天来临之前,就要准备好木炭,一个冬天,全家温暖的希望就在这里了。

冬天的早晨,妈妈在做好早饭之后,会往小火炉中添上炉灶里没燃完的木柴,然后上面放上几块木炭,最后在上面铺上一层木炭屑。我们姐妹吃完早饭,拎着自己的小火炉,背着书包上学去。教室里是有火盆的,但是只有靠近火盆的同学才能够充分享受它的温暖。所以,很多同学会从家自带一个小火炉。

上学路上,保护好火炉里的火种是很有必要的。对于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,身上厚厚的棉衣棉裤已经极大限制了灵活性,背上的书包和手中的火炉就更添负担了。如果天气好,路面没有冰雪,情况会很好。碰上大雪结冰,那就真可谓举步维艰了,路上经常能见到摔倒的同学。不过,爬起来后第一件事,肯定是赶快去捡散落的木炭。这可关系一上午的温暖啊。

上课的时候,多数同学的标准动作是:头放在桌子上,眼睛看黑板,手肯定是在课桌下,火炉的提手挂在手腕上,晃晃悠悠。不到万不得已,是不会轻易把手拿上来握笔

的。倒也不是有多冷,就要这么做。

很多同学会从家里带上一小把花生、一颗土豆之类的,埋在火炉下层的炭灰里。到第二三节课的时候,教室里常常飘散着它们烤熟了的味道。不过偶尔可能会有臭味,那是由于某个同学太贪图温暖,无限靠近火炉,烧焦了裤子或者鞋子。课堂中,时常也会响起金属倒地地的声音。要让一个小学生老实不动地上一节课是很困难的,难免会打翻脚边的火炉。

家里取暖用的火盆,就感觉温暖多了。火盆中的火,一个冬天都不灭。每天晚上临睡前,会用炉灰把炭盖住,留下气孔,上面放上一壶水。第二天起来用火钳一拨,里面的炭依然燃烧着,水也热了。再添上新炭,温暖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一家人围坐在火炉边,聊天谈笑吃零食,是最温馨美好的时光。有时候会烤上一些胡豆、花生,如果得到爸妈的允许,还能烤上一条干牦牛肉,对于我们来说,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妈妈有时候会用平底锅给我们烙上一张饼,作为第二天的早点。

现在,享受着北方的暖气、南方的空调,一样的温暖,却没有当初那种温馨的感觉。



石火笼



篾火笼



烘箱

本版图片均为特约记者赖天然摄

天气冷的时候,我受采坐在冰冷的电脑前,想起往年矿山的冬天,想起团坐在火盆边烤火那暖融融的情景。

矿山海拔很高又坐落在山坳里,每当冬天来临,那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总是会盖着下上几天,有时积雪有膝盖那么高,白茫茫的一片不亚于东北的景致。虽然雪大风大,但不觉得有寒意,那暖意就是来自每家每户热旺旺的大火盆。

每天早晨都是外婆起得最早,然后把前一晚上盖上的炭灰的暗火给烧旺,看到橘红色的火苗往上蹿,屋里充满了暖意后,才会叫醒全家人,上班的

上班,上学的上学。我则和对门的红妹子还有几个一般大的小孩整天猫在火盆边度过的,每天就是说话、吵架、唱大教人的南腔北调的儿歌、玩翻绳、包捶剪,最好玩的是“点鼻子”游戏,嘴上叫眼睛,被点者却点到牙齿上去了,逗得小孩们哄堂大笑,有时错得太离谱了连小肚子都要笑疼的。当所有的花样玩腻了,就各自偷母亲或小姨的毛线来织所谓的“围巾”,织得七歪八扭的个个还臭美着,等大人下班了,我

## 回忆火盆

□林春生

们的“成果”换来的不是缴械就是臭骂。

最盼望放寒假的日子,那些大哥大姐们各自偷家里的地瓜埋进炭灰里烘烤着吃,满屋的地瓜香直往鼻子里挤,馋得我们这帮小孩口水直流,等地瓜一出火盆的一刹那,大孩子和小孩子就乱成一团,个个成了奋不顾身的“打砸抢”斗士。那时小

红妹的父亲和我外婆都在职工食堂工作,大孩子们贼精,常常怂恿我俩去食堂要白面

团和白糖,白案师傅不给,我和小红妹就轮番着去揪小面团说学做包子,攥得有小碗那么大的面团赶紧用围巾裹好偷偷带回家,大哥大姐们则把面团扯压成一张一张薄片,撒上白糖架在火上烤成烧饼,也许那些东西里面裹满的是快乐和欢笑,觉得什么都是那么的甜那么的香,火盆就是陪伴我们度过每个严冬最好的伙伴。

现在虽身居南方的城市,可惜既没有北方的暖气又没有矿山里那暖烘烘的大火盆,只有孤灯伴寒寂,叫人怎不回忆矿山的火盆还有那萦绕在火盆周围的欢声笑语?